



# 卷一百一十八

書名 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開古活字印本

撰者 漢 司馬遷 撰，劉宋 裴駟 集解，唐 司馬貞 索隱，唐 張守節 正義

卷 卷一百一十八

內容分類 史-正史-分刻-史記

索書號 貴重-30

編號 B11123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11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史記一百三十卷 慶長元和開古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 三皇本紀

補史紀 小司馬氏撰并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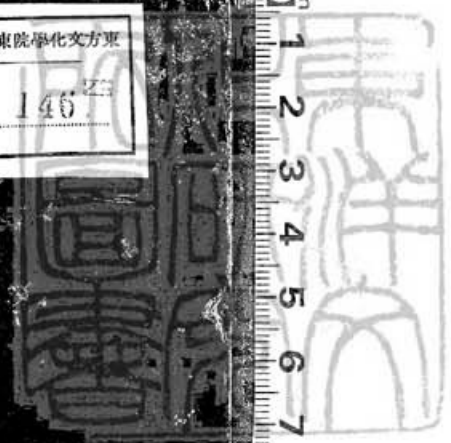
氏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母曰

補闕云

小司馬氏云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  
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  
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  
叙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  
首其實三皇已遷載籍罕備然君  
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  
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  
五經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  
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6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

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刑

州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

敖弗敢內官為築外官而舍之及貫高等謀

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

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

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  
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  
自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悲即  
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  
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高祖  
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  
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

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  
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  
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  
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  
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褒金椎推之案信令從

陽侯

索隱曰漢書作褒金椎推之案信

令從

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  
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  
自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  
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呂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真定厲王母之家  
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高祖  
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南  
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上自

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  
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  
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  
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  
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  
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  
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  
陽侯索隱曰漢書作褒金椎推之案信令從

陽侯

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錘也

者魏敬劉之

正義曰劉古鼎反劉謂刺劉

厲王乃馳走闕

下肉祖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

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

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

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

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

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

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

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

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竒謀以輦車四十乘

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

及谷口

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

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

人使閩越凶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

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

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  
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  
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史以其郎中春  
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  
為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  
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  
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大夫但張晏曰大  
贊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夫姓也上  
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贊曰官為大夫名  
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

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是官也及士五開章等七

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

竒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

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闔

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

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

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

知使長安尉竒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

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

索隱曰簡姓也音菴嚴助傳則作間忌字

音亦同○正義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為棺擲衣衾葬之肥

陵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安在

索隱曰謾音慢慢誰也實葬肥陵誰云不知處按肥

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

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

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

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

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

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

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及淮南吏

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

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

曰無勞苦者南海王民織上書獻璧皇帝忌



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吏請名治忌長不

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

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

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

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

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

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

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

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

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

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

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

也遣其子毋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縣為

禁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

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

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

從居他可索隱曰謂他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

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

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單嚴傳相以

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

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

曰吾特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

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

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吾安能公淮南王自謂也

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

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

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

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

寬上曰為之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大過也上即令丞相

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

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

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義黃帝顓頊者而堯舜

竄之故故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周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

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

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

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上景王章子也

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

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

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  
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二年吳  
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  
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  
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  
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  
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

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  
王朝上以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  
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  
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徒為衡山王  
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戈獵狗馬  
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

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太王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尉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官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彼佐被毛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六年彗

被晉昌號日八公

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為中訶長安徐廣曰訶伺侯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

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詞捕也孟康曰詞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為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者候之

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

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

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

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

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

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内三月太子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

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

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歐擊元朔五年太子學

用劔自以為人莫及聞即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

謂善用劔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

曰樂彦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

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

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竹兔郎中令被遂亡

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

被告章下廷尉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

及河南共治之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

豫十餘日未定曾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

就淮南案之不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

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劾不

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

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

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

非是者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

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

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王聞漢使來即

如太子謀計漢中尉王太視其顏色和訊王

以斥雷彼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不發中

史記卷五十八

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

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

募擊匈奴而彼雍過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按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

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

縣詔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

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

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

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

以故不殺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

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友謀益甚反諸使

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

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

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漢書

日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

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也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

王曰上無太子官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



王不如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  
無備來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  
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  
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  
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  
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  
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  
露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

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  
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  
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  
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  
之誅願大王母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  
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

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糲糠女子紛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靈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

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

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

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

章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

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

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

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俟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

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也尊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

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廢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如淳曰不以為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

省其父服虔曰不肖錄又怨時諸侯皆得分

子弟為侯而淮南獨二子一子為太子建父獨

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

之太子知之數捕擊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

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

書作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良藥苦於

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

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

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

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

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

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

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

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

淮南王患之欲殺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

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

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蠻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始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度。皇太后

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  
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  
發兵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  
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  
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徐廣曰一作  
焦音寂笑反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

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  
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

且吳何知反

○贊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

漢將

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  
成臯口而令漢將

得出

今我令樓緩

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  
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

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  
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先要成臯之口

正義曰成

臯故在河南南  
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

之道

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南緱氏縣南四  
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  
州商洛縣東九十里

春秋時  
關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

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  
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  
成臯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  
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  
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福  
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眾  
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  
無立錐之地千人之眾起於大澤奮臂大呼

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

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成

之眾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鐵乎○索隱曰

劉氏鐵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鐵鄒音機鑿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

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

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平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

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

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



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

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

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

鬚故曰耐字典髡髮膚之意蘇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新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逮諸侯太子

幸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

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

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

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

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

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

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

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

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

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

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剽殺大將軍青而說

丞相下之如發蒙耳

始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法其人發之耳

韋昭曰如蒙中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

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

官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

令人衣求盜衣

漢書音義曰卒衣也

持羽檄從東方來

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

江會誓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

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

從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城徐

日在江夏駟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

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疆弩臨

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

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疆江淮間猶可得

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

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

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

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

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

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

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

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

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

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  
及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  
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  
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  
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

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

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

徐廣曰詣都座就丞

相共議也○索隱曰索肆音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

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

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

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勞惑百姓倍畔

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

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

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  
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  
削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  
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  
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  
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  
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

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

湯曰被首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

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

長男爽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

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

淮南王兄弟相青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

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上如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調徐國中衡山王以此恚與奚

今王惡天子皆為置之

慈張廣昌謀求能為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

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  
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  
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  
音義曰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  
傳母屬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  
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  
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  
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

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  
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  
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  
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  
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  
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  
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  
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官中孝日益

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  
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  
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  
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輜車鏃矢徐廣曰輕車戰車也  
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故刻天子璽  
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  
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

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  
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  
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  
書請廢太子奭立孝為太子奭聞即使所善  
白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輜車  
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  
及上書吏稱羸以淮南事繫王聞奭使白羸



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及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赦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

捕遣中尉安

素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案漢書

表李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

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及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

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駟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訶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史記一百一十八